

支那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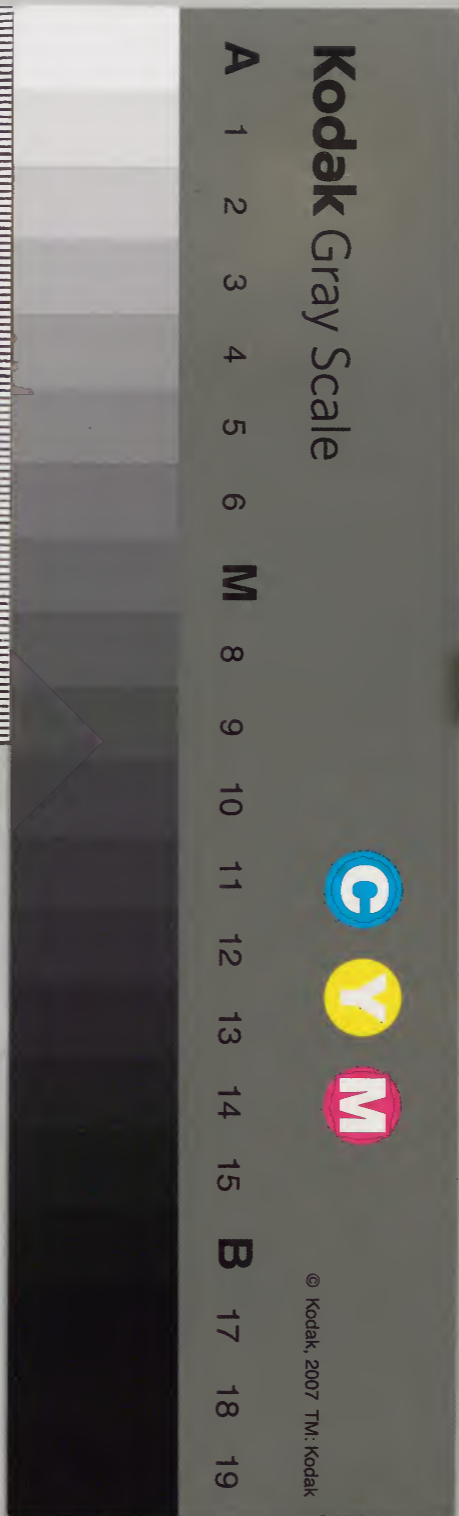
廣弘明集

二十一之二

庫	文	閣	內	
函	三	三	漢	書
架	一	二	類	

庫	文	閣	內	
函	三	三	漢	書
架	五	二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2
冊數	20 (11)
函號	311 60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宗論之餘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
真知異麟再問以何為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
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
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
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
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
昏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

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主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鷄之政亦有牛力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

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群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觀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觀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

之為極但謂顏為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

發輝矣詳復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為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鬚鬣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峰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肓大道摧輒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

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

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蹟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二復精議辨儘一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

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勗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宋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麟假知中殊為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蹟於

南北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難并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
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
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閱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
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
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
工復翫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

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
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
羅趙觸類之躋始克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次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
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
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為晦新功在次日但
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
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

支那

廣公月長卷二十一

五

三十一

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
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
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
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
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
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檢故三乘成蹄
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
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
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為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
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

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
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
謂一悟將無向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問謝永嘉

王弘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人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
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
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
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

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
 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
 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
 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聞信當
 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
 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
 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
 雖復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
 有以折中異向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

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
 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
 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并書

謝靈運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聞信聖人耶若
 聞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
 之功答曰顏子體一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聞
 信但教有可出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
 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

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人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客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聞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

能竝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

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
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
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
咀迴披敘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書

王弘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已送示
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其面盡脫有
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簡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

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
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
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
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人
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照
耶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
哀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
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

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法師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曾襟之中欲有少訖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

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迹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答後秦主姚興書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為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

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
 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
 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方知三世諸業又云若
 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
 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
 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
 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
 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
 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
 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

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
 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
 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
 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眾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
 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
 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
 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
 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
 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
 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
 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別經
 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
 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
 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

常是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
 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
 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此像既功寶竝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
 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
 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

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添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

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往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於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卽真兩冥者不卽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據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

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粗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筆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明令諸眾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

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尊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為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

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耳無理
 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
 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
 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
 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
 聞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
 今為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眾生遇
 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

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
 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
 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以眾生為疑者百億菩
 薩豈非眾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
 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
 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
 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
 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眾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
 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
 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

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夫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當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謂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歿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歿既不

生歿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不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一諦若不有亦無一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
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
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
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
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
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詠彌
至其為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克外役無由親
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
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
知道理安在為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
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太子中含辛誦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
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請必碎之於地
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悔乃裁論以擬
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
爰輒理跨聯環幽難教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

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

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并彼竝自沒如有宋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

唯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以分別即余以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

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
 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
 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
 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曰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
 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一鳥無
 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

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
 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
 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
 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
 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
 裂邪網斯擬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
 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
 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
 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
 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
 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
 之名法主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
 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
 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
 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亾於內無心誘引
 之功莫價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
 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亾是非不亾彼此庸詎然乎
 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

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
 是以聖立因臬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
 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稟
 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
 昔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
 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
 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
 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
 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
 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

革切研覈拓他各切析先擊切諧私呂切輶合果切

也拏舒瞻切蠕而亮切菌渠殞切燭卽約切殤膏器切

切未成也廷特丁切媼赤脂切蕘五聊切闕苦紺切

郢以整切顛音謚切璆巨鳩切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二十一卷
澄江釋在誠對上元王自謙書涇縣汪文旦刻
萬曆庚戌歲秋八月識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奉齊司徒 竟陵王教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
自竝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夫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
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燄颺遷以寸陰之短
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
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竝晉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
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斷壽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

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
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
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
方等義滿神宣逮於太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
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性
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驚莫知
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
猷生歿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
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

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慾殊塗一致或草屨
身體投骸林澤內亾形相外馴兇虎或坐卧行立迹
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
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忡
但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
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
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
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
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棲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
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义跪運心期誠匪

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尤
 土殊風八方殊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
 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剪飾破愛辭親鼓柅無生之
 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
 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
 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泯八解之
 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
 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
 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髮鬢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
 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隨腦之

力製非入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
 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閭浮神光
 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
 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霧委此又昭被象譯
 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
 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
 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
 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
 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理卷分或詞義
 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

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
 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
 故真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撒網去
 網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
 然是故曲辯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
 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
 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
 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
 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
 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
 圍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克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
 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
 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并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
 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
 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
 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翱塗不遠斯復十
 方二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 弁頌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
 垂訓以汲引為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
 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益無得而言焉至於義指天
 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壽所能算也逮於祇
 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
 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
 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
 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疑正
 解於沖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
 其室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

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筍炫彩瑤騰思欲敷震微
 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
 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則名相分微靡滯
 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於六宵
 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
 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氲緒法
 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摘龍藏義溢中天
 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
 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與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宵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棲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晉丹遶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

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萃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初累燭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藉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殿合呂魄弦上日甘露旣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庭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萃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

乘不追萬鍾靡人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歛報之誠
 恩隆於永劫捨軀服以克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
 覺仰願聖靈遠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
 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初為當陽令後為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

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
 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
 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基書小藝一切
 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
 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
 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
 于正法以此精於釋理
 要其東下與虬書曰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如質動靜惟安勤叩道腴

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
 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祈願言之
 子實侮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
 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
 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闡通或謬歌以明道
 屠羊駟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
 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
 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閑
 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
 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閤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

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
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緇林枯而重祿昭
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
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術沾
濠射之冥遊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三諦
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
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
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罽網有節鱗羽借翔
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疆信可
以招往隱倫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

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
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
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
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
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
有才藻實千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仰復咨嗟彌用
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澍
養志南荆可與千寶爭價韜光楚服固同隋照共明

雖顏段之棲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澹取之若入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
 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而方
 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嶠之雷
 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
 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適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
 襟辯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
 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
 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為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

時加資遣也

為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
 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
 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
 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
 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主下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
 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眾妙式蒞山阿虛
 館川浹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疑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已且陵靈戒途非滅跡
 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
 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為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迺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

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掃門會不睹千仞之一尺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日其子之遴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
 嶽逖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
 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
 伴神丞則冲天開宇功深太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
 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
 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千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

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
 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
 醉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
 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
 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夫乎與
 彼陁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鳳凰負陽鸞驚安足同
 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于聽覽流汗戰慄
 謹啓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一日惟日萬機

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辰有踰重負
 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
 野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萃
 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
 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敕

重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
 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
 藹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二六五不能喻
 十堯九舜無以方松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

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雷衢室之情未議石渠之講
 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
 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為八會豈與吹律之后
 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
 行如來慈為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
 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心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
 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
 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重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

邊未入國度多之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
 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
 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
 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
 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
 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為喻詩
 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
 信非談日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
 道義也越勅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龍靈頻于聽覽再降神旨未
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宴日月貞
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藁街有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
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
謙劬勞日昊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慙惶羣
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相
之請學儉得秦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
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矜許
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入廢言俾茲
舍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

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又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
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况
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
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
亡繫於苞桑斯則乾乾夕惕謹而後免汝等思之一
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

歲正月開說二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
 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
 禮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
 俾茲舍生隨藥木而增長權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
 愚臣得未曾有謹宜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趨無辭
 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
 通故器有永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墜慧雲
 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為俯存

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
 仁壽豈止冶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汴決河削成天下
 智高九舜明出千堯頻徙鑿躡降甘露雨天人舞蹈
 舍生利益是以背流知返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
 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迴聽早
 之恩尚絕愚臣之願悽悽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
 一音曲矜二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
 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卽是普被無邊如蒙
 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不任下願謹啓
 事以聞謹啓

答請開講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未體國也越勅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丹願懇誠屢冒宸宸實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鑒遂早苗傾潤豈比自憐賜鳥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新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

舞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遙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崙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聲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燭邪而不觸如彼出自示一相以

趨道自羅閱聞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
 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
 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眾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
 源也皇帝真智自巳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
 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徧區宇未足顯於
 至仁理絕名言更慙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
 流三乘踏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
 曇徧滯未見沈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
 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

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
 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太品自
 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為奧遠迺區出
 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
 行深迺出萃巖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
 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
 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
 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
 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
 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

多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
 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其靈
 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
 資千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
 僧侶肅肅神宇結翠燾之陰我我重閣臨丹雘之上
 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
 于時二春屆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
 寶樹照耀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
 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
 達德邁曇摩捨二殿之俗娛延一座以問道宣成王

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
 善服染衣而就列廕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
 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趨棨戟東轉門揚清梵
 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
 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
 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者僧叟淪偏執
 專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
 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
 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身初而增長
 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

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各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二藏識洞入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眾不可勝數並眾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生豈勞馳象

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鄞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剎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齎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

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犍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絰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氛氲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

拈合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巨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叅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御出同泰寺講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蕭子顯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道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

在胸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實聰明而作元后
 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
 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為示同
 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
 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
 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
 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
 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為尊
 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軔與究竟同流
 與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皇上愛重

大乘遊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
 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練刻
 為金篆眾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
 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為仙簡於焉已劣
 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間覽譬彼薰風願
 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歲癸
 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
 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
 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
 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

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
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灸輟無窮連環自解
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
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長筵巨陛冠冕千羣充堂
溢雷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雖立
不容荆棘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
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
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
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迷制義其
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

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
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
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
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
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
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
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
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卽有四
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
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畱心禮樂未

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水繩常所縮楔指迹之處宛然其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卍字左右靈相炳發金篋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瞻故知現此面

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竝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瞻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弛氣結舌

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一七而請益之衆顛顛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觀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

七十萬上親臨德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養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管給服麤浣衣器同上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不襲若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畱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

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
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備賚故能
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
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
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
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
如期卽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
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蓄
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
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

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
往屠肆命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
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
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日旣
非馮媛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
時文休旣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
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
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於民庶
竝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
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

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
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
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
導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竝與其人同
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制曰曼
倩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
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
盡空東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

住無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
會平等故能導羣盲而並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
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
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
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
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
亦名爲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
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
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
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

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
 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
 德一品即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
 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反難得
 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
 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
 經放光即是太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
 為異光讚起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
 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一品道行初起二段盡後
 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

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太品事義無異
 為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為在天竺時已分為三部
 前注太品亦開為五別隨文析理非為異處僧叡小
 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
 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太品乃是天
 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臣序即是
 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
 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
 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七卷
 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

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云
 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千萬倍之者行行疑然後
 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
 小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
 寺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名為小品
 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二十章太品有九十章多少
 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品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
 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
 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太品時是第二時教淨名
 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

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
 今問為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太品在後
 以是因緣不得言太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一夜經
 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
 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
 乃至娑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
 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
 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
 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為雙
 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天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
 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
 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天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
 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
 於大般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成道
 口乃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是
 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
 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
 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
 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

教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
 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者經題立名凡有二意一以入二以法三人法雙舉
 辯意思益是以入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
 勝鬘是人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人離
 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名般若是實法人是
 假名此是人家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
 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舍五
 義一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字

亦有二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爲久
 三世不遷卽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爲通一切
 無礙卽是道義由者出生衆善是名爲由萬行軌轍
 卽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
 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爲通經名別者
 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爲經所以爲別以經字代修多
 羅欲令聞者卽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若此言智慧
 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大智
 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爲非彼以爲
 是此以爲是彼以爲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

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辯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
 是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
 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卽以彼岸
 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
 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
 待小空名爲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得而稱是
 爲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慧能照諸
 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
 本圓寂是智慧義云何爲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
 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

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
 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
 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
 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
 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一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
 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
 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
 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
 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爾
 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

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一法不以不二法云
 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無所得即是得是得得無
 所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
 色如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一無別以
 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
 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
 章更無異識義乘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
 殿散甘露於香戒潤良由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
 切塘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蟪蛄之目因千日而
 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

憑藉大眾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
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訪本未獲故其文蓋
闕

謝開講般若經啓

梁簡文帝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
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
海幽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
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
尅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答謝開講般若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
衆雲合萃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
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
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
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音釋

虬渠幽切 翾許緣切 鷲小飛也 駑似均切 兕許里切 籀直祐切 表除失切 鏤南矯切
馬制切 彪悲幽切 籀直祐切 表除失切 鏤南矯切
馬制切

